治世餘聞錄

治世餘聞錄上篇卷之一

芷沅碧陂微臣

丁未歲鳳陽亳州并淮安等處皆報黃河清一月及秋 今上即位先是庚寅春甘露降于郊壇松栢時 憲廟親郊御齋宮取以賜百官翰林院進甘露頌然是瑞實兆 今上之在娠至秋孟朏乃誕自古聖帝明王之降生不偶蓋必有禎祥兆於先而非人所知也況 今上實太平天子天意固有在矣

内監蟲蟻房蓄養四方所貢各色鳥獸甚多弘治改元首議放省以減浪費所司白虎豹之屬放即害物欲殺恐非諒闇新政左右以為疑　上曰但絶其食令自斃可也

戊申歲縣丞徐頊上疏請理　皇妣薨逝之由以復不共戴天之讎疏下内閣擬　旨大學士萬安劉吉尹直俱在萬劉皆不欲行只言請　上自處内臣將本去尹復謂曰非不准行只請　上示寛假輕重之意庶好擬旨批示踰三日詢知本在御前尹語萬劉曰此本不出徐必再言或有他人言必

來歷所以不行將何以對今須請出擬行於是內
臣將本來擬尹擬法司看了來說劉曰法司便要
拿人且着禮部尹曰禮部吉凶禮文煩擾不暇爲
即依劉擬禮部覆本請拘萬家親戚內參曾經出
入宮闈者究問萬家實與吉通好懼甚私謂尹曰
我與萬家多不往來尹慰之曰此事只宜寬處恐
與大獄株連蔓引　先帝之意哉劉喜曰盛德
之言也少頃太監覃安等將禮部覆本來議擬奇
萬曰何如劉曰先帝存日云云覃搖首不然久之日
尹曰先生如何說尹徐應之云宮闈往事朕承

皇太后洎母后宣慰明白恁　說的都是外面浮
議難憑訪究姑從輕處云云覃曰好好初成化中
皇妣紀氏得幸有娠萬貴妃既覺恚而苦楚之
憲廟乃密令託病出之安樂堂以痞報而屬門官
照管既誕密令內侍近臣謹護視之及悼恭薨後
內庭漸傳西宮有一皇子一二近臣嘗請賜名付
玉牒或訪其外家畧加表異使外庭曉然知之不
然他日何以信服於天下而大學士彭時又嘗託
太監黃賜達云漢高外婦之子且明取入宮今實
金枝玉葉何嫌而諱又有太監張敏因恩結貴妃

主宮太監段英乘閒說之貴妃驚云何獨不令我知遂具服進賀厚賜紀氏母子擇吉日請入宮時乙未年五月也即於十九日下勅定名徙紀氏處西内永壽宮禮數視貴妃中外臣僚喜懼交并後紀妃有病貴陽張敏將院使方賢治中吳衡往治萬妃請以黃袍賜之俾得生見次日病少間自是不復令診視至六月二十八日卒是日天色皆赤以時享致齋七月朔始發喪追封淑妃

詳見大學士尹直瑣綴錄

是歲追尊 皇妣紀爲孝穆皇太后哀冊有云覩漢

家堯母之門增宋室真皇之慟　上常謂其語語

左右曰此尹直所撰　上曰朕固知之矣

致仕南京兵部尚書王恕陝西三原人　上在東宮

時已聞其名至是首降　勅召之改吏部加太子

太保未幾言官劾各處巡撫及藩臬官內批黜革

恕以爲不得其職力求去不許既而南京爲人内

閣　上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委恕吏部若有諫

議亦無不聽三原爲吏書署于門曰宋人有言

任于朝者以饋及門爲恥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

都爲羞今動曰贄儀而不羞于人我寧不自恥哉

一着從緩乃無異議者使非真誠積久而孚亦自不
攻其書之適足以愉多口矣
戊申陝西守臣奏天門開人馬百萬自下而浙江處
州府亦報景寧縣北屏風山有白馬成群首尾相
啣從牛首山迤邐騰空而去
都御史馬文升奏令南京科道點閘大小教場操軍
御史張昺給事中周紘往點亡伍者十之三主帥
成國公朱儀及太監陳祖生蔣琮恐甚因撫拾掩
飾
朝廷命二人回話乃直述所以其事之醜益暴白矣

事下兵部覆奏解之有命補外王太宰恕上章救
之不允科道復力諍之乃得調京首領
巳酉西番貢獅子其性勁險一番人長與之相守不
暫離夜則同宿于木籠中欲其馴率故也少相離
則獸眼異變始作威矣一人因近視之其舌略有黏
則面皮已去其半又畜二小獸名曰吼形類兔耏
耳尖長僅尺餘獅作威時即牽吼視之獅畏伏不
敢動蓋吼作溺若其體肉即腐爛吼猶人畏雄
鴻鴻引吭高鳴吼亦畏伏物類相制有如此
西域土魯番阿黑麻是年誘殺哈密國王罕慎命虜

王母吞去金印因求封王哈密事下兵部議稱初
太宗朝以西域番夷入貢者多乃即哈密地封
元遺孽脫脫爲忠順王賜金印凡諸夷入貢悉令
譯文以聞脫脫故其子孛羅帖木兒襲封故無嗣
王毋主國事被吐魯番虜鎖檀阿力王虜王母金印
以去甘州守臣奏報　朝廷差官處適鎖檀阿
力王故其子阿黑麻主事守臣乘間欲以王母外
甥畏兀兒種類都督罕慎襲封爲王後阿黑麻復以
罕慎非貴族假以諸親殺之遣使入貢求封且乞
大通使往和番尚書馬公文升謂今迤北大虜亦

不遣使通好阿黑麻自有分地亦難封彼爲王彼若入貢亦所不拒請降勅責諭之後因王母故本酋乃以金印城池來歸馬公奏請訪求貴族元遺孽安定王族姪陝巴襲封忠順王主哈密未幾諸番夷以陝巴無所犒賜阿黑麻復怒大頭目都督阿木郎嘗冦其賞賜又嘗虜其部落頭畜遂殺阿木郎復虜陝巴金印以去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大頭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入貢在京師大學士丘公濬謂馬公曰哈密事重煩公一行馬日邊方有事臣子豈可辭勞但西域貢胡惟圖窺

利不善射騎自古豈有西域爲中國大患者徐當
靜之丘曰有識言不可不慮因集議請自往衆曰
哈密一方事耳今虜在邊四方多故公往甘凉四
方邊事付之何人乃議以兵部右侍郎張公海都
督僉事侯謙季寫亦蒲速兒等往經畧之旣抵甘
州議令寫亦蒲速兒等數人并道在邊通事先以
勅諭阿黑麻順天道歸陜巴金印及末回報阿
黑麻愈肆驕橫詐稱領夷兵一萬用雲梯攻肅州
城并躁甘州報至朝野頗驚馬公以爲彼張虛聲
以挾我耳且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

俱無水草哈密至峪谷又數程亦無水草入貢者往返皆馱水而行使我整兵以侯謹烽火明斥堠使疋馬不返夷使入貢至京者亦以此意曉之伐彼邪謀自此阿黑麻不敢復言攻肅州矣無何阿黑麻復令頭目牙蘭率番兵二百餘據哈密馬公請用漢兵三千爲後援別選罕東番兵爲前鋒各持數日糗食兼程襲之乃令分守肅州副總兵彭清統領出南山取捷徑馳至罕東急調番兵齊足乘夜兼道襲斬牙蘭而守臣貪功乃親率漢兵至肅州又久駐嘉峪關外候罕東兵不至牙蘭預知

之所遣去追兵至哈密獲城追勦之僅斬首六百
餘然自是威震西域阿黑麻以是悔過遂遣使入
貢并以陜巴金印來歸且求寫亦虎速兒等乃降
勅賜陜巴蟒衣綵段冠服護入哈密其三種大
頭目都督寫亦虎仙係回回奄克孛羅係畏兀兒
并迭力迷失係哈剌灰種類皆翼佐陜巴者馬公
又慮哈剌灰以獵生為生各番頗懼多不樂居哈
密城請量留其家室之半居肅州許其往來以繫
其心離散夷人大小共二千餘名口咸給牛具種
子衣糧布疋遣撫夷千户數人護入哈密自是阿

黒麻甚感 朝廷恩威并黒樓國等處咸遣使入
貢邊方底寧 九重無西顧之憂矣
庚戌三月陝西慶陽府雨石無數大者鵞鴨卵小者
如雞頭實皆作人言說長道短奏詞云云
初北虜進貢三年一次至庚戌又欲一年兩次入貢
心雖貪利姦或難測番文自稱大元可汗及稱去
年差了三千餘人進貢止准一半阻回一半都生
歹心有小王子死生定了今再差四千人進貢若
都准了便罷若只准一二千呵也不進貢都生起
歹心了王子亦時也主張不得你也難怪我們等

語事下兵部時馬尚書文升查議宜以容彼進貢爲權以飾我戰守爲正且近年例止許一千五百人進貢雖成化年間亦不過一千七百人於是止許照成化年間例仍行大同鎮巡官差人伴送一千五百名進京其餘存留大同聽候給賞其謀稍沮

庚戌歲南昌府城隍廟殿下庭中生一石初出地四五寸越日已長尺餘以後日日漸長既數日已三四尺其初生時無人覺之是石偶一人見曰此處想生出山矣因此語遂不復長其生者至今存焉

華亭錢福性敏甚爲文不屬草是春舉會試第一
廷試策三千餘言詞理精確若宿構者彌封官以
無稿難之衆謂科場必欲具稿者防代作之弊今
殿陛間衆目所矚何嫌之避時劉閣老得其策嘖
嘖不容口乃請于　上賜第一福幼時遘疾奇甚
殆其父夢一人語曰乃子吳寬也時吳尚未第後
連第舉省元殿元福亦果然但爲人落魄不自珍
重卒以行檢不立考察作有疾黜退世多惜之
癸丑五月京師大風東廠地忽陷深三二丈廣亦如
之有將坊白晝閒二人入巡警鋪久不出管鋪者

疑之推户視但見衣二領委墜下衣傷各有積血

而已二人皆不知何在

是年薊州守臣奏閏五月旣望辰巳之際本州忽然

晝晦大雷迅烈室廬撼動風勢狂猛瓦石皆飛電

光交掣紅紫奪目見空中雷神無數形狀不一[illegible]色

[illegible]辮皆披甲胄各執兵械或劒斧鎚鑿或鎗刀旗戟

或縲絏枷鎖攝人起空中移時復擲下其震死者

身手足分裂異處凡九人又震牛十九頭亦皆身

足分裂復拔去舌又在地震死者人牛復有十數

攝上而復擲下者八九十人皆無恙皇天震怒誅

譴慘烈州人戰栗駭隕不知何以獲罪于天也

或曰被擲下者甦云神將人至則審

甲寅蘇州府治西南太湖之濱有山自移徙初猶緩緩移動漸次甚急望太湖而趨偶一村民過之大驚疾呼曰此山要走下湖也聞者皆愕然而呼山隨呼即止已離舊址數畝餘矣

是年朝鮮之海南夷有輸米其國而覆舟於海者夷賴浮板得半不死隨漂至烏嶼值巡海官覔舟至載入浙境事聞 朝廷令給衣糧館伴從遼東示以歸路夷自陳本國米盡失歸不能自明罪必死乃

差遣事二人送之仍勑其國王憫其情毋事苛
責此眞柔遠之道也
岐府等王出閤例該除輔導官耿太宰裕一日除庚
戌進士六人為檢討俟出府授長史衆人不樂此
選共約詣部堂譁然辨論不肯就職極言偏私選
推不當耿安慰之衆愈侵侮耿復正色叱之衆亦
詆斥時吳少宰寬乃言曰汝諸子務進取常擬董
生賈傅向二人亦曾為王傅然後名高百世而諸
子縱傲輒毀主司厭棄斯職使選舉從人自擇可
乎不思汝輩皆其所取士也所學何事衆方退耿

同吳遂奏諸人恣肆甚傷治體請以法處之明日
疏入奉　旨以為首者從軍餘皆從吏紀綱乃振
中宮張后欲製珠袍乘間語　上曰須差官寶藏庫
太監王禮廣東珠池採取則整齊可觀　上不聽
乃宣禮澂敬同檢內帑所藏蕭以
太祖所蓄不敢動
太宗　而下儲物悉取來觀因擇其光澤明
瑩者若干顆製為袍餘復發回原處貯之他日觀
禮責之曰內帑儲有好珠汝却耕此欲往廣東生
事壞法擾害百姓彼何以堪這遭且將就罷今後

再敢來說必剝皮示衆沈是禮進銀數千兩浼金

夫人啓此費端禮聞

上言必甚驚怖更不敢有失云

上好寫沈字恭沈學士名度字民則松江人以善書名於　先朝其箴仕時自左順門接出題本竊覩硃批清逸豐潤詢之先達云此　御筆也實類沈體又聞嘗命禮部徵其子姓得度四世孫世隆特授中書舍人且宣索其家得其遺像卷因撫而歎曰沈先生出矣卷有楊文定溥所著傳文貞士奇文敏榮金文肅幼孜胡祭酒儼曾學士棨諸贊俱

留內府不復降出

上嘗遣中官至內閣問龍生九子名目皆莫能對惟李閣老東陽記其畧倉卒不敢對復出詢諸羅編脩玘劉稽勲績乃備得其詳因據以聞九子者一曰囚牛龍種性好音樂今胡琴頭上刻獸是其遺像一曰睚眦好殺今刀柄上龍吞口是一曰嘲風好險今殿閣上走獸是一曰蒲牢好鳴今鍾上紐是一曰狻猊好坐今佛座獅子是一曰狴犴好訟今獄門上獅子是一曰贔屭好文今石碑兩旁龍是一曰蚩吻好吞今殿脊獸頭是

上體稍不佳卽誦詩云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若病時身亦病心生元是病生時若於順養如此嘗因重陽出一對曰今朝重九九重又過一重陽命太監蕭敬等對之皆不能應至今亦未聞有能對者、

治世餘聞上篇卷之二

　　芷沅箬陂徵臣

丁巳三月宣内閣臣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殿　上曰近前於是直叩　御榻司禮監諸太監環跪於案側　上曰看文書諸太監取本付溥等又分置硃硯筆授片紙數幅　上曰與先生輩計較溥等看畢相與議定批辭以次陳奏得允乃錄於紙上以進　上覽畢親批本面或更二三字或刪去一二三句皆應手疾書宸翰清逸畧無凝滯有山西

巡撫官本　上顧曰欲提問一副總兵該提否溥等對曰此事輕副總兵恐不必提止提都指揮以下三人可也　上曰然邊情事重小官亦不可提耳又禮部本擬一是字　上曰天下事亦大還看本內事情若止批一是字恐有遺失因取本閱之剏日是只須一字足矣又一本健奏曰此本事多臣等將下細看擬奏　上曰文書尚多都要一看下去也是閑就此商量豈不好皆應曰諾　上指餘本謂左右曰此皆常行事不過該衙門知道耳乃皆叩頭退　上復顧左右曰喫茶出文華門尚

諸宦監捧茶以俟萬太監喜曰茶已具矣蓋時出
忽召未有宿辦也東陽燕對錄曰自天順至今四
十年　先帝及　今上之初間嘗召內閣不過一
二語是日經筵罷有此召因得以窺　天質之明
睿　廟筭之周詳　聖心之仁厚有不可測量者
如此
戊午六月南京并蘇松常鎮嘉湖杭州徽州諸處河
港潭池井沼水忽泛溢二三尺許似潮非潮天亦
無雨沿海去處約有四尺千里相應豈蛟龍妖異
所致抑水為陰物過多失常為災也

庚申六月陜西西安府鄠縣道安里軍士毛志學於本里趙綸村泥水河邊澡浴得古玉其色純白無瑕光彩異常厚一寸背有螭紐紐高二寸方圍一尺四寸稜角完好無損欵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巡撫都御史熊翀等以獻于 朝議欲稱賀郎中陳仁等建言此不足信況亡秦之物不足為重遂已之

庚申六月召內閣諸臣至平臺 上出諸營提督官辭任本各議去留大學士劉健請 上裁決 上取英國公張懋本令擬旨留用之及保國公朱暉恵

安伯朱偉皆然至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皆推
辭退問曰何如劉健等皆應曰　聖覽極當皆擬
旨訖又問新寧伯譚祐較之劉福如何蓋祐時亦
有言其短長者李東陽對曰譚祐在營管事似勝
劉福　上意亦以爲然但止可令管神機營提督
團營須另選可令鎮遠侯顧溥代之因問溥如何
劉健等皆應曰溥在湖廣甚好李東陽曰況新有
貴州功　上曰然則令管神機營李東陽曰譚祐
掌神機營久但緊伯爵若與溥同營即當爲副溥
雖侯爵但新自外入若令管五軍營名在張懋次

而今張偉似於事體稍便　上從之卽令撰手勅稿是日司禮惟二太監在侍餘無一人在左右者於是扶安李璋舉小紅卓具硃筆硯李東陽錄稿以進　上親書手勅成付司禮監官李東陽復奏曰今邊方多事　皇上留意武臣親賜黜陟臣等不勝瞻仰皆叩頭出時已召兵部尚書馬文升等候於左順門候勅出行之

舊例通政司奏事各衙門承旨惟刑部都察院因爲一法司並立聽候如　旨云法司知道兩衙門共蹕而應若止云刑部知道惟刑部堂上官承旨

都察院知道惟都察院官承旨　王青微低不免混聽則具本認罪時自司寇冢宰每次不差閔都御史珪屢差俱蒙　温旨不究李閣老東陽與閔俱甲申進士因會同年席上謂閔曰今年兄何以又差閔荅曰某一時聽不真李曰自公只有一耳何以聽真年兄有兩耳何聽不真衆皆愕然李徐笑曰刑部字止一耳都察院非兩耳而何一座轟然稱善

上厭閣竪專擅將責任大臣乃御　文華殿召吏部尚書屠滽謂曰治國以禦邊爲急禦邊以糧餉爲

要令各邊總督糧草官若侍郎參政都指揮各一
員都是混㪅不分勤惰以致功罪賞罰往往失
當老尚書與朕分派地方使各有所總而勤惰功
罪因有可考賞罰亦可施行卽授簡與潚潚懇款
又不能對閣豎皆掩口竊笑　上復謂潚曰汝豈
人怨耶朕將自定之卽將戶部侍郎使統千里參
政都指揮各統數百里命自大同宣府抵寧夏溪
山險阻某處則搭木乘渡某處則作梯飛輓庶士
卒不疲而糧餉易集睿筭井井若自中出而侍郎
等皆悅服領勅而去潚亦賜茶命還部　上旣入

而以滿不副旨怏怏終冬至是召見大臣鮮矣凡
國大事上徑自裁之
辛酉冬馬司馬文升轉太宰御史張津文森曾大有
論馬宜在兵部且熟知邊事吏部宜慎擇正人居
之奏上奉　旨進退大臣朝廷自有公道這御史
每如何輒擅銓衡皆下獄送法司擬罪僉謂輒擅
銓衡准律文其罪不小皆為危之後得　旨如擬
運炭還職方知　上意初未嘗怒言者恐論列者
衆故先批如此　聖人之度何嘗有所適莫哉方
太宰缺時馬與刑部閔珪皆以資望相應其人主

于馬南人主閱稚者以馬爲首遂相嫌馬在部移
怒於屬司一年之間刑部十三司無一轉官者可
謂隘矣弘治末爲何御史天衢所劾遂罷去
京師好事者扶鸞有降筆詩江山何日許重來白骨
青林事可哀名黨莫言滄海返海東更有蓬萊
又云斯文古今一堪哀道學真傳已作灰鴻鴈未
高羅網合麒麟俱見信時猜迅雷不發金縢惑紫
電誰憐武庫才于此可知同氣數渾淪來往共盈
虧莫知爲何人作和之復書曰予篁墩學士也是
時程已沒久其詩類其早年所爲蓋其抑鬱不平

之氣猶有未散焉者先是己未春程敏政與李西
涯同主考禮闈其第三問策題程所出以四子造
詣爲問許魯齋一段出劉静修退齋記士子多不
通曉程得一卷甚異之將以爲魁而京城内外盛
傳其人先得題意乃程有所私爲華給事中昶等
所刻謂私徐經唐寅等　上命李公覆閱遂三日
始揭曉言路復論列欲窮治之　上怒下都給事
中林廷玉等于獄落言官數人職而程亦致仕以
去亦一時文運之玷云

太監李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大臣多賄求之

戊午歲建毓秀亭於萬歲山上既成後適一小公
主患痘瘡衆醫莫効廣飲以符水遂殤宫中方歸
咎于廣未幾清寧宫災有謂亭之建年月不利犯
坐殺向太歲故有此災 皇太后怒云今日李廣
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灰
燼廣懼飲鴆死 上意其藏必有奇方祕書卽令
内侍搜索奉命者遂封其外宅搜得一帙納賄簿
首進之簿中所載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
千石通計數百萬石黃米卽金白米卽銀 上因
悟廣贓濫如此遂籍没之科道請出簿究問 允

與家宿僕懼危甚各自星夜走成曉求救不期所

會者九十三人月下見轎影遙望而一人獨乘之

轎亭雖得寢不究而納賄之名一一盛傳於朝野

覥顏雖甚久而亦安然無復羞愧矣時若舊太守

濂徐宗伯瓊白司寇昂沈通政祿陳瑤諸人爲尤

者　上英明終漸去之

北虜火篩寇邊勢甚猖獗馬鈞陽文升以少傅兼太

子太傅爲兵書　朝廷特所倚重命閱兵於教場

又命司禮監太監李榮同閱馬欲與李並坐往返

言再三榮竟不允遂各居一幕而遞閱之夫以保

傳之官掌本兵之柄又值弘治之世而宦官乃若
此其可駭也矣

太皇太后一日諭　上欲召崇王入朝　上意以太
后注念將從之復以事體重大乃令禮部會九卿
科道等官集議時議者不一展轉久之給事中屈
伸援引故事謂不宜擅離封守遂已之

上勤政每日清晨視朝遇雨則免仍令有事衙門堂
上官由廊廡升奉天門奏事或因泥濘滑跌　上
多不問嘗以通政司鴻臚寺官奏事繁難若差錯
一二字者有旨不必糾奏經筵講讀官失儀尤加

寬慰間朝有不到者多從寬宥不得已罰俸一月
其體念臣下之仁至矣
辛酉秋華容劉大夏自兩廣　召至京陞兵部尚書
既受職一日　上召至幄中問曰朕累召用爾爾
因何累以疾辭大夏對曰臣待罪兩廣受命年老
多病况見近年四方人窮財盡易於生變兵部掌
朝廷機務萬一變生臣才不足以了此事憂懼
不敢來　上默然久之曰爾乃盡心辦事大夏叩
頭退越數日又　召問曰爾言天下民窮財盡自
祖宗以來徵科賦斂俱有常制何以近年民窮

財盡大夏對曰近年徵斂恐不止於常制姑以臣巡撫地方言之如廣西取鐸木廣東取香料費用錢糧動以萬計　上曰鐸木是軍中要用的急務不得已取之爾嘗奏來已令停止了今後但有分外的徵斂便令該衙門來說再斟酌定奪

北虜驕橫各邊俱有警報時　上以兵事屬意於太監苗逵與逵謀欲舉兵出塞刼虜營議已決而英國公張懋兵部尚書劉大夏俱不知苗逵先與劉大夏在教場論兵事不合心知二人不欲此舉密告于　上乃召大夏諭曰爾在兩廣來時苗逵等

於延綏河套陰刼虜營由是虜不敢犯邊爾知之否大夏對云嘗聞從征將士言刼虜營時事當時全仗　朝廷威德幸而逃脫不然全軍覆沒於境外未可以爲善　上曰永樂中頻年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大夏對曰　皇上神武固同於　太宗皇帝柰今之將領兵力遠有所不逮且在當時如國公丘福稍違節制遂令數萬兵俱陷虜地况今之將又在丘福之下不若令各邊將料敵戰守猶似得策時左都御史戴珊在側極贊大夏言爲是上遽曰微爾二人之言朕幾爲人所誤遂寢其謀

大夏等歎曰 上之聽言從善如轉環若是前代英君誼主所不能及也

上無日不視朝或三五日朝罷鞭響 上起立寶座上高聲兵部來於是尚書劉大夏跪承旨由西陛以進 上退立寶座後大夏逕造 上前語移時羣臣侍班覩望人人欣戴閒或宣都察院於是左都御史戴珊亦承旨由西陛而登 上立寶座後或坐氈中與二臣相與商確大事多或移一二時方退閒亦召吏書馬文升與語然比二公稍疎其與劉公語嘗令左右却立有欲盡削內官權柄當

時咸以九門監門官及禁華過取商稅皆本於此其
朝臣無大小皆樂趨朝以仰承 德意間有語及
早起者不能荅者就知其懶於朝矣人自愧悔益
有不入朝而自不能安寢者也
刑部尚書閔珪讞獄不稱旨 上怒甚一日與尚書
劉大夏論及之劉與閔同年交厚且知其爲人欲
解救之而未敢言俟 上諭畢對曰法司執法恩
歸 朝廷似未可深恠 上曰爾第云古昔何人
如此執法大夏見 聖怒莫知所對 上詰之對
曰嘗聞孟子云舜爲天子臯陶爲士執之而已

上默然久之怒意未解大夏竊意所對欠避諱心悔其失　上徐曰朕亦知閔珪是老成人物欲求一人以易之不可得但此事執之太過耳明日奏下允刑部之議吁　上之明燭人心而强於從善如此

上嘗召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大夏對曰與民一般窮安得養其鋭氣　上曰在衛俱有月糧征戍又有行糧何以也窮大夏對曰自江南衛所困於運糧江北衛所困於京操運糧有脚價還債之費京操有做工部料之費此外浪費猶有臣等不可知

者所以俱窮　上曰朕在位許多年不知天下軍

民都這等窮敷息久之越數日詔令各衙門凢損

於軍民弊政俱備查奏

治世餘聞上篇卷之三

芷沅箬陂微臣

上召左都御史戴珊與劉大夏至榻前論爾等各衙門凡事都奏行巡按御史勘報豈以此官公道可托耶珊顧大夏未敢對大夏進曰無他以巡按御史一年一換無久交不掣肘故事多責成之

上曰責之固是但權之所在惟有識量者能不移其心不然則恃權好承奉任喜怒將或以是爲非以賢爲不肖使民不被其澤爾珊今後遇差巡按

御史務揀老成有識量者毋用輕躁新進之人仍以此意行與各巡按御史知道瑚承命叩頭謝罪退與劉公俱歎曰　聖論諄諄俱切中時病明見萬里之外惜我輩猶不能悉記其詳耳戴即遍行以警各處巡按云　云欽遵嗚呼聖言及此其精練政體豈尋常所能到哉

江西寧府乞換殿宇琉璃瓦奏准於引錢內支銀二萬兩時林見素俊以都御史巡視其地具疏言該府初無琉璃之制請止之且云毋涉吳王几杖之賜毋成叔段京鄙之求寧深啣之乃以林出巡外

郡爲迂避　聖節不於省城慶賀滕髗奏令回話

頳　上洞知不究彼寧又向勘事邵郎中賁言說

林都堂指我是叔段則以莊公待朝廷矣其黠如

此後果爲反逆林其有先機之見哉

上一日召劉大夏戴珊諭曰朕令軍民都不得所安

得天下太平如古昔帝王之時大夏對曰求治亦

難太急但每事都如近日與内閣近臣講議必求

其當施行日久天下自然太平　上曰内閣近臣

如大學士劉健亦儘可與計事但他門下人大雜

他嘗獨薦一人甚不合朕意　上不言其所薦之

人姓名大夏等亦不知旣而向劉公等言曰劉先生曾說見任副都御史劉宇才可大用 上不荅先生疑 上聽之未真重舉其人言之 上竟未之荅或者是此人未可知噫宇之姦惡 聖明已知之正德初年宇果大壞朝政天下益信 堯舜之資過出尋常物表也彼薦之者寧不愧死耶

貴州普安土官隆暢妾米魯米朶等因其夫故乃與数人福佑等乘釁謀襲官職因而糾集賊衆攻劫城堡拒敵官軍將管糧石布政閻鉦及雲南進表布政梁方圍困安南城內不放鎮守太監楊友應

陷城池乃與按察使劉福都指揮李雄等領兵前去盤江地名寶錮鋪屯劄及取梁方間鉦到營梁方次日即行衆議以寶錮地方不可久住請過盤江東岸下營楊友等不從又張宴設戲為樂米魯乘夜添合蠻賊阿方阜等強兵萬餘劫營當殺死間鉦劉福等并都指揮以下千百餘人又將楊友虜去送寨拘住時辛酉年四月也守臣以聞兵部請

命南京户部尚書公安王軾提督軍務合雲南川廣之兵夾攻至壬戌春以捷聞地方雖獲平定而官軍損傷者亦多矣況當時啓釁不過一二

夷婦耳守土者誠能先事預防隨機應變決不致
猖獗如是都乃貪功好勝不恤人言以致滋蔓重
貽地方之患誰之罪耶
上召劉尚書大夏與戴都御史珊議論人物大夏言
及某一時人物　上曰內閣學士劉健舉此人
朕已熟察之矣其人好作威福好虛名無誠心爲
國家在陝西巡撫時與鎮守內臣同遊秦王內苑
厮打墜水遺國人之笑及任户部侍郎令他參贊
北征官軍惟以叅奏總兵等官爲事不能畫一策
以裨軍旅因其誤事所以退他這等何以稱爲人

物大夏等叩頭不復敢言
司禮監太監陳寛等奏　命揀選坐營近侍內官
上命劉尚書大夏往預其事大夏對曰國朝故事
外官不得干預此事候久不退　上笑曰豈憂小
曹他日害卿耶有朕在上何憂之有竟令英國公
張懋與大夏同往內有太監岑璋者久恃寵眷私
乞不欲預選　上已許之既而諭大夏曰若岑璋
臨期不至當據法處置大夏等對曰既已有　旨
見容難再別議　上曰朕雖一時情不能已許伊
然未嘗傳出令爾曹補本何謂有旨及期璋果不

至遂與陳寬等恭伊方命頃刻即批出云本當拿問且饒這遭璋聞之恐懼衆近侍皆自此檢束不敢肆

都御史戴珊累以疾辭不允　上一日召劉大夏幷戴同入行間戴懇劉曰少頃進見當舍巳爲我言之及見議論公事畢　上諭曰爾珊昨日何以又陳老疾求去珊顧劉未敢對遂進曰都御史與各道係互相糾劾衙門若堂上官以病不出恐爲御史所劾不得不奏珊實有病不敢假　上曰譬客在人家告歸主人懇留之亦置家事而止爾何忍

咈朕意如是耶珊感而流涕　上亦爲之感動上下相對不能言者久之　上曰爾等姑退珊退謂劉曰自此以後雖死不敢言去矣

甲子閏四月　上命大學士李東陽往闕里祭告其勅諭云近因闕里燬于回祿爰命有司重建厥功既成兹遣卿往彼祭告夫先師道德萬世之所宗鼎新廟庭一代之盛典以故禋告之禮特委輔弼之臣卿其精白一心寅恭將事務期聖靈昭假以副朕隆師重道之懷事畢星馳回京欽哉故勑其祭文云　皇帝遣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

大學士李東陽致祭于　先師大成至聖文宣王

曰惟我先師代天立教禮嚴報祀四海攸同嶽降

在茲廟貌自古頃罹災燬實驚予衷爰勅有司命

工重建越既五載厥功告陳宇棟鼎新器物咸備

光照儒道用妥聖靈特遣輔臣遠將祭告尚期歆

格來享明禋謹告

先是兗州知府龔弘一夕夢謁孔廟宣聖對之泣下

既寤不知何祥次日適當詣廟禮畢弘升殿命諸

生揭幔瞻視正見塑像龕傾損裂殿庑穿漏當其

上有水迹下被像面帷幔亦且弊腐弘惕然亟爲

整飭完好未幾廟災時庚申七月八日也初其日未申間廟庭烟氣鬱勃旣而火起樹杪延及廊廡室宇林蕩樹木甚多前代碑刻咸在煨燼是年建寧書坊及廣信張天師家一時俱罹鬱攸之厄亦可怪也

上一月退朝宣劉尚書大夏議論國事久之言及左右大夏未及對　上曰爾趑趄不言者豈尚疑我是聽左右人言語之皇帝耶大夏叩頭謝

癸亥正月郊　上以微恙不果行有旨俟平復親舉至二月中旬始克行蓋　上謂天子祭天地不可

假諸臣下必俟疾愈方舉此見義精也故鑾輿出
郊遠近快睹皆呼萬歲李閣老東陽有詩云
聖躬已豫思蠲潔願達平安上紫宸紀其實也
淮揚大饑巡撫等官累上疏告急　上召劉大夏諭
曰淮揚饑荒十分狼狽雖嘗令有司賑濟撫按不
知近來何如爾每用心此事否大夏對曰臣待罪
兵部才短憂亂實嘗用心深訪此時可無憂矣
上曰何以無憂對曰臣聞淮民窮極思變間偶遇
聖旨文書行到遂寢其謀　上曰是何文書對
曰即近日准各衙門所陳弊政行去的勘合　上

日朝廷政事得失若非各官陳奏朕何以知之今
後爾等有所奏言皆不可避諱
張學士元禎南昌人爲日講官　上命設低几就而
聽之蓋張短小不及四尺且貌寢然聲音朗徹聞
者竦然　上亦起敬故設此几以便之張自七歲
能屬文稱爲奇童嘗請　上讀太極圖西銘諸書
上亟索之內閣以圖本進　上覽而歎之曰天
生斯人以開朕也可謂不偶矣
甘肅副總兵魯麟自先世歸附居莊浪之西大同部
落甚衆至麟有才智而性頗驕傲結納變近求爲

甘肅掛印總兵官不得遂棄官西回大同假托以子幼奏願歸撫其部落漸有不臣之風聞於京奏至公卿私議有欲俯令其掛印消其異心者有欲召至京師處以散地者　上召劉尚書大夏諭曰若就令魯麟掛印是遂彼要君之心不可召之何如大夏對曰無遂彼要君之心誠如聖諭但使其不得遂願即棄任走歸則恐召之不至難於處置莫若從彼撫部落之奏不逆其心而陰奪其副將兵權　上曰朕意欲如此惟恐彼恃其部落胡爲大夏對曰聞此人貪鄙失部落之心若失兵權

安能獨爲明日覆奏遂降勅獎伊上世忠順而然

其請麟竟快快成病不踰年而死

公卿中有一人善能結納變近每於 上前譽其才能一日 上諭劉大夏曰聞某極有才調大夏未敢對 上疑大夏聽之未真復大聲曰工部尚書李某爾知之否大夏仍未敢對 上諭其意遽笑曰朕惟聞其人能幹辦耳未暇知其爲人也大夏叩頭曰誠如 聖諭

一日早朝通政司奏事無兵部事劉尚書大夏止在大班中未出班聽候 上未及見候朝退召劉尚

書諭曰今早意欲召爾因不見而罷恐爲侍班御史劾爾故也且爾同類中亦有不樂爾者自今宜慎之大夏即頭謝罪而退蓋時大臣不平劉獨蒙眷顧有偏聽生奸獨任成亂之語因左右聞于上故有此諭

劉大夏承　上眷顧思欲薦才報國于同年王綸陝西人因王親除松江推官爲人譎詐務名自負兵曆醫卜諸事無不精曉欲求爲京官乃託人延譽于朝時考滿來京劉真以綸爲知兵遂破例薦爲職方主事　命下吏部馬鈞陽以爲王親不得任

京職此　祖宗舊例似難輒改　上意向劉又批云你每還會兵部議了來說馬恐劉在　上前有別詞乃曲從其請綸得職方主事其志洋洋矣劉常對人言我非欲破例但部中多事得一知兵者在司屬可以備緩急之用然綸實非知兵徒能言耳楊都御史一清以其門人故力薦之於劉劉亦不察觀其後從宸濠反逆爲其行軍一敗塗地可見矣人之難知有如此

各邊有警守臣求增兵餉户部奏稱錢糧不給　上召劉尚書大夏諭曰永樂間頻年舉兵北征況大

興營造費用無背當時未聞告乏今百凡供從藏
省何以反不足用昔人云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
民今安在哉大夏對曰　祖宗時民出一文公家
得一文之用今取諸民者數倍而實入官者或僅
二三　上曰歸之何處大夏乞退奏　上曰正欲
與爾面論此事詰之至再倉卒不能對乃舉所知
一事對曰臣往年在兩廣時曾通以省城中文武
官俸給與其官一二人歲用計之猶不相當此亦
以侵民財之一端也蓋指鎮守內官　上曰曾有
人說今天下應該裁革此官朕思之自　祖宗來

設置已久勢難遽革況中間如某某亦儘有益於
地方莫若今後有缺必求如某者用不得其人則
姑停止之
上優禮大臣無大故未嘗斥辱如尚書劉大夏都御
史戴珊輩往往召至　幄中從容講論　天顏和
悅真如家人父子內閣諸臣皆稱爲先生李西涯
有詩云近臣嘗造滕閣老不呼名蓋實錄也

治世餘聞上篇卷之四

芷沅箬陂微臣

上一日召劉尚書大夏諭曰朕嘗欲於附近東西地方各操人馬一枝以爲京師左右掖何如大夏對曰保定止是一府地方獨設一都司統五衛在彼仰思祖宗之心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議欲發回各處輪班京操官軍因擬將保定兩班一萬人回衛團操奏入上可之遂敕令京營都指揮戴儀往任其事人不知此出自上意遂有

造飛語著揭帖子於宮門相誣　上取帖子付太
監苗逵令出以示大夏明日　上復召面諭之曰
宮門前豈外人可到必是忿不得私役此軍者所
爲大夏叩頭謝時京東軍亦於密雲薊州責成巡
撫官城堡已備因兵力未集其事竟廢
問刑條例成於弘治庚申先是有　詔謂近例太多
人難遵守三法司查議停當刊布於是尚書白昂
侍郎屠勛何鑑都御史閔珪侶鍾大理卿王軾等
會委御史王鼎王恩郎中楊茂仁等查出會議開
例以　上再命會同吏部等衙門覆議皆已停當

自刑書又題請刊行永爲遵守未幾自去位閣代之議者紛紛給事中孫禎葛嵩徐昂等則謂私役軍伴立嗣擇立賢能及所親愛與當田地已勾本利交還原主等項是起爭端而王府又奏郡王將軍妄勝定數及冒支官糧之類皆非所以待宗室將示與庶民無異要行革去奏下多以爲宜改而致仕閣老尹直復貽書當道以爲前日諸臣刑名欠精率多窒礙徒爲誨淫長姦之地時諸司議亦不同予同年沈員外文華時眚章奏爲明所重予謂沈曰今若改一條其餘皆不可存矣豈末爲遵

守之意哉衆以爲然乃質諸閣公遂覆奏云前例
數條委皆停當但近年奉法者率多拘泥牽合以
致有言乃申明數語稍加增潤上請遂得　俞允
其覆宗支繁衍與國初不同與其犯之而後治以
法非惟無益於事而傷恩亦多矣固欲先事豫防
其保全敦睦皆深意所存是古先宮中府中一體
之義尤爲親切群議乃寢
上一日宣内閣臣諭曰遼東張天祥事東廠緝事揭
帖云當時御史王獻臣止憑一指揮告訴殺情詞
眾二貫等亦不曾親到彼處止憑參政應用舉等勘

報事多不實今欲一干人犯提解來京令錦衣衛
於午門前會問方見端的大學士劉健等皆對曰
如此固好　上以揭帖付健曰先生輩將去整理
健等退具揭帖云都察院本既已批出東廠揭帖
又不可批行須待會勘至日再議次日　上又召
內閣兵部來至門上兵部選鎮撫司理刑官畢從
等入至暖閣　上盛氣曰張天祥事秘密未行先
生輩昨所進揭帖祇合親書密進如何令書辦官
代寫健等皆叩頭曰東廠揭帖已封定不曾令書
辦官見之　上曰閣下揭帖內乃有提解來京等

語此事尚未行且欲解京者正欲明白其事先生輩固以為不可行何也健等對曰臣等非敢阻解京但無故傳旨事體未便故欲少待會勘耳 上曰此事已兩番三次何為非阻皆對曰此事已經法司勘問皆公卿士大夫言足取信 上曰先生輩且未可如此說法司官若不停當其身家尚未可保又可信乎大學士李東陽對曰士大夫未必可盡信但可信者多其負朝廷者不過十中一二耳大學士謝遷對曰事須從眾論一二人之言恐未可深信 上曰先生輩此言皆說不得此事密

切令人到彼處體訪得來誰敢欺也皆對曰此事
干證皆在彼處恐勞人動衆耳　上曰此乃大獄
雖千人亦須來若事不明白邊將誰肯効死健等
皆對曰賞罰朝廷大典臣等愚見正欲　皇上明
賞耳　上曰賞罰事重朕不敢私但欲得其實情
若果係撲殺貪功啓釁豈可從之若果有功被誣
須爲伸雪語久龍顏少霽曰須傳旨行之皆應而
出後又復召　上從容問曰昨因張天祥事先生
輩言文職官不負　朝廷亦不應如此說文官雖
是讀書明理亦儘有不守法度者健等皆對曰臣

等一時愚昧千冐 天威京陽曰臣等非敢謂其
皆不負國但負國者亦少邇日文官負國者臣等
亦不敢庇護必欲從公處置 上笑曰亦非謂庇
護但言其皆能守法則不可耳因謂此事當如何
發初欲傳旨先生輩謂別無事由猝然改命猝者
暴疾之意此亦未爲猝也如是者再皆應聲曰臣
等見都察院本已批出無行只欲事安穩耳 上
曰緝訪之事祖宗以來亦有舊規今令東廠具所
緝事題本批行皆對曰不如傳旨 上乃命擬旨
提督至京 上親御午門城上錦衣衛引囚至上

令三法司都御史戴珊等鞫問田奏大槩謂前事
乃以匿名文書所行　上遽曰匿名文書見者即
當燒毁此係律文如何輒以施行群臣皆惕伏莫
敢仰對遂決其獄重輕有差吳一貫等皆落職
上銳意興革一日召劉尚書大夏至幄中諭曰各衙
門應詔查出弊政雖具准行然未有及内府事者
朕聞在内弊政莫甚於御馬監光祿寺且言官亦
嘗論及朕將親理焉大夏對曰此皆干係内府必
須　皇上見定而自主之異日遣科道官同兵部
侍郎各一員奉　敕往清其事既而二處減去浪

費每月以白金計之各不下十餘萬兩

上復慮天下有司多不得人乃召戴都御史珊及劉

尚書大夏同至幄中諭曰爾等與各科道官勸朕

圖治的說話雖都准行去了然使天下府州縣親

民官非人未必不爲文具百姓安得被其恩澤欲

令吏部擇其賢否黜陟然天下官多難得停當細

思之莫若自今與爾等訪察各處巡按二司官先

當以此輩黜陟停當爾珊更愼擇各處巡按御史

然後責他們去揀擇府州縣衛所官得其人人受

其福庶幾行去的說話不爲文具也二人叩頭退

因與同列共歎曰　堯舜知人安民之德不過如此　户部主事李夢陽言事語侵宫禁左右太迫下錦衣獄越數日　上召劉尚書大夏議邊事言畢諭曰李夢陽後生無涵養進言大戇因令下獄有告朕避罪諫官之名免付法司議擬止欲杖而放之爾以為何如劉倉卒未及對　上遽曰此言豈真愛

朝廷之好心不過致彼於死以快私忿耳大夏叩頭謝曰　聖明洞見人心如此豈徒言事之臣之幸既而即有旨釋放復職此　乾坤包含之仁今

古鮮儷也夢陽初爲户曹怏怏不樂考滿日尚書佀公鍾署其考曰一官不滿其心三差不終其事人以爲然夢陽之疏蓋有所激之耳然其負才使氣習與性成後遷提學副使乃挾制撫按凌軋僚友又與逆藩交通賄與大獄勘官叅其士行有虧亦不誣也
乙丑五月　上不豫初六日早司禮監太監戴義宣內閣臣直至御榻　上著黄袍便服坐榻中南面大學士劉健等叩頭　上令近前者再既近榻又曰上來於是直叩榻下　上曰朕承　祖宗大統

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乃得此疾殆不能興故與先生每相見時　上玉色發赤火聲盛氣健等皆對曰陛下萬壽無疆偶爾違和暫須調攝安得遽爲此言　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嗽口掌御藥事太監張愉取金盂盛水以青布拭舌勸　上進藥不答愉曰再進此一服卽無事矣　上曰朕爲祖宗守法度不敢怠玩凡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我知道因執健手若將永訣者　上又曰朕蒙　皇考厚恩選張氏爲　皇后成化二十三年　月　日成昏至弘治四年九

月二十四日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　社
稷事重可亟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諾時司禮監太
監陳寛李榮蕭敬等以次畢至皆跪榻外　上
曰授遺　旨扶安李璋捧筆硯戴義就榻前書之
　上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請他
出來讀些書輔導他做箇好人徤等皆叩頭仰奏
曰臣等敢不盡力　上復加慰諭而退北其詳具李東陽燕對
録
乙丑冬初建　泰陵時都下盛傳其地有水吏部楊
主事子器直言其事時督工太監李興素有殊寵

勢焰熏灼遂下楊錦衣獄莫敢救適有起復知縣
丘泰莆田人到京上疏言楊罪其此奏甚有益蓋泰
陵有水通京師皆云使此時畏而不言萬一梓宮
葬後有言者欲開則洩靈氣不開則抱終天今開
看無水此疑遂釋故云有益尋遣司禮監押楊往
衆謂楊必遭興毒手及至興家率奴客罵詈欲捶楊
司禮監太監蕭敬則曰水之有無視之即見李歌
何必粗躁取茶出曰楊先生來換茶又顧李曰他
士大夫可殺不可辱遂得免回奏實無水楊務甚
重衆又謂楊必至降謫刑部擬奏　太皇太后聞

之曰他秀才官說有水也是他的意如今沒水便罷如何只要擺布他遂得免罪可謂不偶然矣楊慈谿人好古而有文學嘗三作縣俱有異政但性稍偏雖數言事鮮知大體惟此奏爲人所難也

時擬上尊謚廟號禮官集議以 上仁聖近代罕比難於模寫欲擬上敬字廟上孝字或以爲未足內閣有云孝爲百行之首敬爲萬善之源實不可易也議遂定亦實錄云

治世餘聞下篇卷之一

芷沅箬陂微臣

建昌何公喬新素有重名成化末罷人杜銘欲求為刑書萬閣老預薦何為南京刑書恐妨銘耳及太監懷恩起自謫所一日詣內閣言　新君即位如何以何喬新陞去南京時尹閣老徐對云初以其年深暫且陞去今有此闕又何難取劉閣老遽曰纔到南部如何可取尹曰取曾滽亦可劉曰在廣東未歸尹曰昨具題本已復南臺矣劉曰年亦淺

蓋劉欲進一私人而不果遂空其位乃薦彭韶爲右侍郎戊申春冢宰王公首舉何喬新爲司寇士夫翕然稱快

河南耿公裕爲禮部尚書時常曰吾暮自部歸必經過三原之門見其老蒼頭每持秤買油吾自入仕未嘗買油故每過輒面城而行蓋愧之也後耿公代王公爲吏書常以此語人其心服如此可謂賢已又朝士嘗言公之子自三原來京省公只如貧士止騎一騾而已有司驛遞何從奉承之又公女適宋監生者只乘市井所顧兩人小轎嘗以銀二

商託雲南張鳳儀貌印買寶石叮嚀切勿使公知之其刑于之化非一日矣

弘治改元　今上即位例該頒　詔外國江西劉景元戩以待講使交南時交人吞占城侵緬甸頗難其行劉戩然上道攜二僕由南寧直抵其境交人驚曰昔之人皆航海來颸檣蔽洋貿重易奇今公豈天人耶何其簡速也奉迎館候視昔倍恭陪臣拜跪劉據大明集禮之文受之不與交一語至之日頒　詔明日宴畢即行王大驚曰一國生靈命緣天使致餽遺豐腆倍昔金珠犀象珎玩甚多劉

一不顧即行復遣陪臣要於路期必致之劉復書
示以初入關詩曰咫尺天威誓肅將寸心端不愧
蒼蒼歸裝若有關南物一任關神降百殃交人益
敬凍遣陪臣入謝表有廷臣清白之語云
鄒智蜀人甫冠中甲科改庶吉士即言事直斥內外
執政人多忌之己酉春知州劉槩御史湯鼐妄言
朝政忌者遂指為妖言併捕鄒下獄苦楚不可言
鄒無所曲撓供詞畧云智與今湯鼐等來往相會
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
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蕩

或論生靈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虛空無儲
蓄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彭侍郎韶辭疾不爲判案
乃得末減左遷石城吏目
鄒智曾因三原公徵起至京師往見之曰三代而下
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先生勿受官職先
請見君凡時政之不善者歷陳於上庶其有濟一
受官職再無可見時矣公雖善其言而莫能從
山東秦公紘以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按御史事關
巡撫者多會案不肯徑呈因會議言其非制王三
原公深然之議稱巡按巡撫事有相關者悉照行

移體式而行已著爲令然遵行者亦鮮初巡撫官以六部卿佐奉　敕以往按察司以非統攝文移偃蹇不受約河南耿公九疇以侍郎鎮關中特奏下之至今遵行以後巡撫官俱改都御史正緣是耳然與御史自有堂屬體何又偃蹇如是哉

江西蕭子鵬僞道學藩臬以其虛名將徙候之弘治初應懷材抱德之詔起赴京師冢宰三原公亦以禮遇之後循例授工部辦事上廳事直印堂官還第子鵬則負印前馳京師人戲之曰蕭先生於材未有所試其抱負則有之矣聞者爲之絕倒

瓊臺丘公濬學博貌古然心術不可知人謂陰主御醫劉文泰訐奏三原公令人作傳事可見其槩矣

嘗與同寅劉閣老吉不協劉作一對書之門曰貌如盧杞心尤險學比荆公性更偏時論頗以為然

丘瓊臺嘗以糯米淘淨拌水粉之瀝乾計粉二分白麪一分搜和團為餅其中餡隨用燒熟為供軟膩甚適口以此餅托中官進　上上食之嘉命尚膳監效為之進食不中式司膳者俱被責罰不知丘之法制耳因請之丘不告以故中官歎曰以飲食服飾車馬器用進　上取寵此吾內臣供奉之職

非宰相事也識者貴其言而鄙丘由是京師傳爲閣老餅又所進衍義補中間並無序及内臣一言說者謂其書必欲進進必緣近侍喜斯刻之此其心術之微也

劉閣老吉傳野人屢干清議言官論之輙得溫旨人謂之劉綿花以愈彈愈好也

莆田彭公韶爲吏部侍郎時人不見其笑容殆可比宋包拯及遷刑書尤能執法嘗奏減百官柴薪皂隷之半朝士爲之一喧以爲今俸不實支較前代已薄所仰給者在此而欲遞減其何以養廉爭下

兵部尚書馬公奏示尚藏餘遂如舊說者謂彭公老
于治書豈不識既富方穀之義詢其由蓋欲論內
臣一二事故先言此以示無偏也然大臣行其所
無事似不當容心如此

天台夏鍭進士放回違限例當送刑部問罪鍭以爲
母不服且以詩風貢郎中欽欽不懌據法白于三
原王公欲送問鍭急因言曰必欲問有死而已鍭
嘗以所作文獻三原公公因停其事命其屬官勸
鍭曰果不可免則以進士還官長歸養母而已張
主事志淳因解之曰予節誠高矣然鄉中進士則

不比隱者可行其志今公惜才好文乃如是故遣
役相告果不服而長歸任子歸矣則籙法行浙江
巡按御史下縣提子顧不驚令堂乎夏遂語塞還
以白公公喜見顏色遣一辦事官持手本引鏃送
刑部又叮嚀所遣官善慰諭之及官回又召張引
官而問曰鏃去云何曰送至刑部門外鏃發歎而
易衣以進公微笑曰汝在道還使之衣冠乘馬否
官曰然又微笑謂張曰此少年有文而不知法故
委曲成之、、公嘗與予言三原公於一進士猶愛
惜保護之如此所法則不必屈可謂難矣、

位司寇喬新精於吏事文學尤長屬官凜凜奉法先是大理寺丞缺率以刑科及御史爲之適南京缺丞何力薦其屬魏郎中紳補焉御史鄒魯在道年深欲得此缺心甚啣之會何外氏來京主其家與鄉人訐奏魯遂誣劾何受賄主使何不辯乞歸然實不與知也何在部聲望與彭鳳儀韶相埒皆學有經緯彭先卒謚惠安士論不蒲林見素俊巡撫江西并論其事何因得謚文肅亦奇遇也

巡按御史與三司官相遇憲綱所載明甚但近來御史張勢太過諸司亦曲意奉承習以爲常李興者

河南人性尤躁暴巡按陝西凡三司官進見令聽事吏在於大門高聲叫三司官作揖門子傳說進來皂隷齊聲喝說進來又打死平人數多又與巡撫都御史新城韓文相忤文劾奏差官勘實寘於大辟三原王公恕疏解之得免死自是三司官無報門之例然威福尚猶然也嘗聞先年一老監生任左都掌院群屬忽之乃與二三新差巡按者相約入辭且請教掌院者厲聲云出去不可使人怕回來不可使人笑群屬凜然固名言也

李興在陝曾辯一獄人亦稱之有楊二官人者係大

謀久不決引稱係寃不已查得本犯先年方十餘歲與一女子通姦因殺死巡檢夫婦連其父及其嫂錄之嫂訴舅姑及夫俱亾止遺妾與夫妹同居夫妹年方一十六歲一日與妾閒步後園忽見墻外一少年騎馬過此人貌美妾不合稱之曰姑若得此為配一生足矣夫妹與妾曰斯何人也妾曰此即東門楊二官人既還室越月餘有故翁舊識一巡檢任蕭樵妻孥回遇日暮來投宿妾以翁故留之以夫妹併宿妾室却以姑室居巡檢而以其子居於外不意是夕為人殺死巡檢夫婦今蒙審

敢吐實以告李審其語亦如婢言李又審楊二官人汝何彼時已伏今又稱冤楊二官人訴曰某一時年幼素亦未嘗桎梏又不勝箠楚含冤承認實不知情復問女曰汝與彼相處月餘何無暗識女曰貌固不能識但曾捫其左膊上一肉瘤李乃驗楊無有叱衆且退乃囑有司集女家左右前後四鄰四十户共[illegible]狀供楊有無通姦殺人情詞連人解院有司即集衆衆[illegible]下狀供呈解李覽供正楊二因姦殺死人命李怒衆曰汝等扶同不詢源委彼既行姦[illegible][illegible]從逸由告報[illegible]自鄰汝等何據而知即叱

左右去衆之衣面縛令鞭其背密覗之見一屠者
左膊有塊李遽呼之前曰汝知死乎殺人者汝也
屠知情真事實泣曰巳知李曰汝何殺死巡檢又
何得而姦其女屠曰是日其姑嫂在園相戲時我
因盜彼園中笋耳聞其聲卽潛伏於草莽中俟其
旣囬至夕因假楊二官之名入以求姦相處月餘
一夕復至其處見二人同宿于牀某不勝忿怒詣
其又私他人歸取屠刀殺之初不知其爲巡檢夫
婦也李曰何不當時自首屠曰因畏縮苟延耳乃
坐法而出楊二此亦折獄龜鑑故記其畧不以人

治世餘聞下篇卷之二

芷沅箬陂

世家多蓄異姓爲繼子卒之視如土芥者多三原王公少有一子命名承祠後生五子命名字也亦同幼子承裕公第進士其登科錄書兄弟行承祚居長下註釋義官忠厚之風于今僅見

南京守備太監錢能與太監王賜皆好古物收蓄甚多且奇五日令守事者舁書畫二櫃至公堂展玩畢復循環而來中有王右軍親筆字王維雪景韓

滉題扇惠崇鬪牛韓乾馬黃筌醉錦卷皆極天下之物又有小李大李金碧卷董范巨然等卷不以爲異蘇漢臣周昉對鏡仕女韓滉班姬題扇李景高宗瑞應圖壹道文會黃筌聚禽卷閻立本鎖諫卷如牛腰書如顧龍諫松卷偃松軸蘇黃米蔡各爲卷者不可勝計掛軸若山水名蹟俱多晉唐宋物元氏不暇論矣皆神品之物前後題識鈐記具多錢併收雲南沐都閫家物次第得之價迨七千餘兩計所直四萬餘兩王家多內帑物時南都縉紳多得觀之以爲極盛然皆尤物不宜專於一處

也、

甲寅張秋隄決、 上命中官李榮平江伯陳銳提督工役祀神焚帛忽見火餓變人形眼耳鼻口皆備後壽寧戚畹生事害人楊憲副茂元建言之乃以此爲陰盛所致

乙卯謝木齋遷以詹事入閣我朝狀元入閣者自洪武開科至今三十八科惟六人若胡文穆曹文忠鼐陳芳洲循商文毅彭文憲與木齋而已時人有詩云皇朝三十八龍首身到黃扉已六人後三汶增費文憲顧未齋二人

三原王公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考滿援例請授柱
國階勳時安陸孫公交時爲屬司受知王公最深
對人云文官柱國以上不許請授制載諸司職掌
甚明成化末萬閣老安一品考滿始封吏部請給
尹公旻以太子太傅爲吏書將滿遂創爲萬請而
循之今王公正人必矯前弊將伺閒言之見公已
刻有柱國圖書乃止後屠公滽以太子太傅爲吏
書亦有請給時馬公文升以少傅兼太子太傅爲
兵書考滿當給二公不協因固執惟內閣與吏書
有請給之例兵部不當請尤爲無謂馬乃言之於

內給之張公志淳時爲吏部郎中嘗歎曰此無法守矣

雍王之國舟經岳陽士人傳岳陽樓自純陽降靈之後往往多仙逸迹往年有仕者大作道曲事畢徹筵塲翌日命從人再登樓灑掃忽見案上有大字兩行曰岸嘴長狀元出城巢鶴藩王過字勢飛逸不類人手真神仙書也亟下報郡邑咸往觀之已不見矣因記其語邦人盛傳之嘴在洞庭湖濱久沒于洪波至天順丙子忽沙泥頓漲岸嘴遂出湖中明年丁丑華容黎尚書淳果魁天下又數年忽

有群雀作露巢于城顛衆皆異之已而有王府建
國于衡道出城下焉至是始信呂翁降筆也
馬公文升爲兵書時建言北岳當祀于山西渾源州
之恒山今南祭于曲陽縣者葢始於李唐飛石之
祠而宋地不及北岳所在故志有恒山飛來之説
今京師在北恒山在境内而顧南行以祀北岳非
禮也請改祀於恒山爲允事下禮部時倪公岳爲
禮書固執舊志言不可誣遂寢馬公嘗語人倪非
以志必可信也其父謙尚書公初無子因嘗遣祀
曲陽之北岳私禱于神求子夜夢岳神指旁侍一

人與之遂生倪公因名曰岳以是渠固執不改祀然舜巡狩所祀北岳見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彼人猶知奉祀而顧可往曲陽縣西一百四十里祭乎殊非禮矣

丙辰春予會試至京師聞喧傳今年狀元仍在蘇州蓋先是有一舉子夢蘇州城大街盛張鼓樂兩人夾持二旗上大書狀元二字二人持竿遍身流血先是癸丑太倉毛公澄爲狀元亦夢蘇城迎狀元令必驗矣後果崑山朱公希周爲狀元方悟二人被血通紅乃朱也宋初中會試有人送宋鑑云司

馬公五規不可不看宋遂熟讀全文後制策果有此段宋遂備書之閣老徐劉二公得其卷稱爲博學薦爲第一

陸御史完丙辰巡按汴梁一日行湯陰偶見道傍間有石刻書盡忠報國四大字陸意謂岳武穆所書蓋湯陰武穆故鄉也是日駐節行臺夜寢夢入岳祠瞻拜王起延陸坐語之曰我解兵事時在杭之西湖甚得山水之樂今棲干此祠宇傾圮甚不安之願君爲我料理陸答曰恐某力不能終工也王曰君毋固辭陸復問曰素聞王爲秦檜所害有諸

王曰聞有是言然終害者張希　也陸又曰今有子孫存者否王曰惟雷見有一子其後竟絶矣言之令人可悲陸熟視王貌剝室謂有四痣既覺明日即謁王祠瞻拜畢見王貌與夢中不爽詞宇畢隘傾頹王貌果爲風雨所侵鼻削剝落四處陸異之即以本縣羨餘銀百兩命新之不半載廟貌殿宇煥然一新此亦陸公與王感遇之深陸後亦官太宰乃爲王瓊所害

丙辰春吏部缺尚書衆推兵部尚書馬公文升左都御史屠公滽及一二侍郎堪補馬自以部次年勞

當得之不意竟歸於屠馬意不平賦一近體云凱罷凭闌一黯然獨將心事訴蒼天清朝有意推公道白髮無心着錦鞭天下浮雲偏晻靄地中陰氣已凝堅云云屠既得吏部當班於馬之上固辭居下是雖謙讓然亦其中有未安也

丙辰進士未闡選時忽傳要選十一人同舊進士一人分撥五府錦衣衛脩書人皆不測其由復訪知乃一上科進士以養病應外選欲求內補百謀未遂聞徐首相溥好古貨可通其人素雄于貲乃購古琴古畫并珍異投之去閣相遂許乃與太宰屠公

謀令各衙門纂修會典緣府衛皆武職恐采輯不備不若於在部聽選進士內擇其有文學者分撥前項衙門俟成書皆准授京職耆以爲然初進士登科不樂外選多幹公差或養病回因以爲後圖至庚戌以後執政建議除丁憂外凡養病公差回或內外選以下手一人爲主其人下手實外選者設謀如此可謂巧宦者矣後得授禮部主事累經彈劾固不足深論但宰臣如此可謂亦將焉用彼相者也

予同年二人南京人精於文義中弘治壬子書魁乙

卯代貴官子入試浙場貴官子高第又與其人同中甲科時人有詩云有錢買得鬼推磨無力却教人頂缸某也位高身子厚某也衣短手見長其詩盛傳於時後二人皆不容於清議一止浙僉一止太僕丞今科場要令批首立貢院門内辨認同試者面貌方入蓋由此始聞其人入試日亦甚秘密惟有一人見其鬚不類心頗疑之始傳其事云

予同年吳江字從岷爲刑部主事差還復命鴻臚寺官語之曰聲音要洪大正選通政時也起身不要背上至日早吳果努力高聲亦無音節又横走

下御街西　上爲之解頤時同僚楊郎中茂仁作
一對句云高叫數聲驚動兩班文武橫行幾步笑
回萬乘君王一時盛傳資譃云
戊午夏京師西直門熊入城守衛者不知開有被傷
者大司馬鈞陽公謂野獸入城非宜既嵾問守衛
者因乞嚴武事以備盜賊時郴陽何主事孟春在
職方謂同列曰熊之爲兆既當備盜亦須愼火同
列莫曉未幾城内在處有火災禮部擬焉或謂何
此於占出何書何曰余不曉占書曾記宋人紀紹
興已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自楠溪渡至城下高

世則謂其倅趙允蹈曰熊於字能火郡中宜慎火燭果延燒官民舍十七八予憶此事而云然不意其亦驗也

弘治中有回回入貢道山西某地經行山下見居民男女競汲山下一池回回往行謂伴者吾欲買此泉可往與居人商評伴者漫往與民言焉有此買水何用且何以携去回回言汝毋計我事第請言價民笑漫言須千金回回曰諾即與之民曰戲耳焉有實理回回怒將相擊民懼乃鬨於縣縣令亦詰之曰是須三千金回回曰諾即益之令又反復

言之以至五千回回亦益之令亦懼以白於府守守令語之曰此直戲耳回回大怒言此豈戲事汝官府皆許我我以此逗留數日今悉以貢物充價汝尚拒我我當與决戰即挺兵相向守不得已許之回回即取斧鑿循泉被山入深穴得泉源乃天生一石池水從中出即舁出將去守令問事既成無番變試問此何物耶回回言若等知天下寶有幾衆曰不知回回曰今具珠玉萬寶皆虛天下惟二寶耳水火是也假令無二寶人能活耶二寶自有之火寶猶易惟水寶不可得此是也凡用汲者

竭而復盈雖三軍萬衆城邑國都只用以給終無
竭時語畢欣特以往
巳未朝覲考察畢科道建言天下方面知府等官有
治行表卓者宜加褒異如古車服以庸之義於是
吏部考舉數人宜獎賚上中止壬戌春言者又舉
故事吏部亦考舉六人而布政周孟中朱欽皆在
優列亦不果行意者或以所舉者未盡當而止然
此實監厲臣工之大要前代賜金累皆盡其人乎
亦舉一勸百之典耳
王古直黃巖人有奇氣不爲人屈嘗與黃侍郎孔昭

謝侍郎鐸友善一日遊京師鄉人有坐事者古直侯諸官併捕入刑部獄獨暴立烈日不與衆囚伍李主事廷美巽之檢衣帽間得柯學士諸詩問之曰爾能詩耶使賦日影詩成縱之歸長揖而出獄吏皆大笑自是得名旅食三十年無僮僕不置釜甑有大籠五六惟詩畫數百幅中貯酒壺辰出飲一兩勺已復鐍之以去上元節京師燒糯汁為瓶以貯水蓄魚旁映屏燭通明可愛俗呼炮燈古直買置于館日玩弄為兒戲一日誤觸碎意怫然不樂曰吾平生家計在此今蕩盡矣方作草書值

掾吏至曰遽欺吾與掾欲歐之或俾自爲計古直曰我固可歐歐則吾名益彰一日遇諸塗竟被歐獨袖手承之以歸亦不以屑意也或勸使仕大言曰我來爲爵祿圖耶盍科舉乎則歎曰安得以少年處我嘗在酒所歎曰此亦功名事業也蓋亦一世奇士云

紀錄彙編卷之八十九

治世餘聞下篇卷之三

芷沅箬陂

錢塘倪公岳庚申夏以南京兵部尚書改吏部尚書一時極有風裁人畏奉之恐後惟爲都御史張公敷華一沮蓋公從南來假錦衣官之宅以居後欲償以値堅不受云有鹽在淮乞一書與張獲支則已矣公從之張得書云我知倪冢宰風裁且吏部外官所當奉承第某老矣行且謀歸不能屈法以奉人也大慚沮

庚申夏彗星出虜犯大同析長城入關兵出屢不利
京師童謠云天上有掃星地下有達兵若吞須殺
馬文升蓋馬久居兵部局幹不遠惟恃險刻爲事
朝廷有時賞賚各邊多奏裁之京軍布糧亦從減
削遼東朶顏三衛朝廷恃爲藩屏設都督一員指
揮四員統之近年某都督死其子來襲舊例惟命
有文憑驗過則與之襲馬欺爲遠人收其諸憑延
推歲月不與奏請其子發忿以歸示統部落以其
無職署皆不可順使馬又奏沙汰天下武職其運
歲賞賚鮮薄上下易心遂致大發寇邊而爲之聚

怨中外騷然由是因冢宰闕位營遷以避禍言官吳人杜敢彈其臨難避禍不學無術衆是其言古語云軍不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馬蓋不聞此耳

御史車梁石州人好飲而性闇嘗奉文點閘郊祀齋宿衙門導至工部梁由中道入司務在二門候亦不顧至後堂見尚書曾公鑑始知其爲部也猶帶醉再三央說御史只說此是鴻臚寺人皆唵之以年資陞參議明年朝覲黜退予嘗記陳翰林音初以編脩考滿到於戶部一司務訝其來扣之始知

其誤認爲吏部也此二事相類然人於陳公多怨之以其文學之士且近於朴實故耳若夫御史之官豈應如是耶

通政司奏事春秋凡七起盛寒暑則省其二自 今上卽位無日不視朝供職頗難時元公守直爲通政使王公敞爲左通政姜公清李公浩新選爲參議聲音俱不甚稱時有謠云元哭王唱姜辣李苦蓋元重濁王尖麗姜則急燥李則氣短亦切中云

時朝政寬大廷臣多事遊宴京師富家攬頭諸色之人亦伺節令習儀於朝天宮隆福寺諸處輒設盛

餞托一二知己轉邀席間出教坊子弟歌唱內不檢者私以比頑童爲樂富豪因以內交子官刑部與同年陳文鳴鳳梧輒不欲往諸同寅皆笑爲迂亦不相約旣而果有郎中黃暐等爭姦壼黃與同寅顧謐等俱在西角頭張通家飲酒與頑童相狎被緝事衙門訪出拏問而西曹爲之一玷然若此類幸而不發者亦多矣

御史張智淶水人稱貸於鹽商某頗多因同道御史陝人劉堯往淮揚囑其支鹽劉未幾智乃與鹽商謀置酒於城外鄭家花園請堯餞別且宿戒伺酒

酣出妓令二三光棍作緝事校尉緝出挾其必從後如某謀逼勒要銀千兩方免聞官甓無計智佯曰我與某處商人相厚令其出銀淮楊准其支鹽就了甓以爲然遂出銀千兩得釋智分其半商人至淮倍價且出入無忌甓慮有礙前程遂引刀自刎而死科道交章劾其故乃寘智等於法

壬戌 廷試策問任輔相以脩庶政之意蒲洛陽劉公鍵爲首析主通書心純二字武功康狀元海起句云天下有不易之事人君有不可易之心遂擢第一嘗聞宋淳熙間試上孝宗受之光堯主聖忍

二字對答者得上第一人起句云天下未嘗有難成之事人君不可無堅忍之心遂薦第一

壬戌春闈有一士未試前頗有議其事關節者譁然以爲第觀揭榜若誠登第則將有擊之者已而其人不終場而罷後有知者問之乃曰其日方作文忽見其號舍前吠黑不見天日視之乃一人形色衣服正純黑色軀順且碩當舍背立遮遮其光士亦悟安得此等人託以如廁强出舍出則天日皎然回顧黑人無有少選復入甫坐定又遮之矣出入數四皆然雖强握管不能作一字其士因思此

必寃纏作梗竟含而出比出自觀爽然卒無他故
翰林院學士惟一人多或三五人壬戌秋閣老洛陽
劉公健因修會典成欲德翰林一時陞學士者十
人時禮部尚書已有六人謝公遷以在內閣張公
昇為禮書掌部事元公守直以禮書掌通政事賈
公斌以禮書掌鴻臚事崔志端以禮書掌太常事
并南京為六人崔由神樂觀道士京師為之語曰
禮部六尚書一員黃老翰林十學士五箇白丁一
時盛傳以為的對且有譏譬蓋此五人謂山西張
陝西楊　大興劉　并某某皆成化戊戌閣老

萬公安以私意選爲庶吉士者在翰林未嘗讀書其詩文一出人皆嗤之可見公論終不掩矣

翰林院素稱清貴無簿書之擾舊有語曰一生事業惟公會半世功名在早朝所謂清者如此李西涯時爲學士因衆失朝罰運灰炭續兩句云更有運灰幷運炭翰林身上不曾饒一時鬨然又聞有一檢討討褁河之夫又驛丞不接甚不平或謂之曰人多不知檢討何官可只呼學士就好次日果稱學士仍前不出乃賦詩云翰林檢討被人輕却冒瀛洲學士名依舊所司全不理由來知要不知清

癸亥春例該考察京官給事中王蓋寧國人吳舜浙江人俱為鄉人訐奏不法事情自慮公道難容乃先摭拾劾馬冢宰文升又刑部主事張敷亦為帷薄事見在都察院問理乃以女謁通戴都憲之內戴公不知竟責敷於法敷亦誣奏他事俱為言官論列二公正部院當事因回避只延至秋乃行考察王蓋吳舜皆坐不謹亦從末減云

內臣何文鼎言事切直內有干宮闈戚畹者　上怒撻之死御史黃山等上疏訟其寃雖不之省而亦不之罪也

近時宦官如蕭敬之文雅陳寬之謹厚何文鼎之忠讜皆不可少前此若金安之廉興安之介金英之知人懷恩之持正張永之剛勇王高之雅飭後乎此若芳景賢之安靜皆有取焉至如馬騏之激變交南吉祥之怨望啟叛蔣冕之讒亂宮闈李廣之納賂干政又其輩中之罪人也至於王振之專恣陷駕北狩汪直之驕橫西廠害人後乎此若劉瑾之亂政謀叛則又甚矣

給事中張維新巳未進士京師人考蒲受封以其父未仕請具冠服同入朝謝恩預約親友候朝畢由

東長安門鼓樂迎至家其父夜不睡在廊下假寐偶聞鍾響促入班叩頭畢慌忙走過御街西因憶前事復橫過東爲序班所執面糾奉旨拏就於丹陛下揪縶出午門外跪伏冠服皆褫於地朝退迎送本所以榮親而瞬息至此事變眞不可料皆爲之嗟悼予因憶昔年吳康齋與弼徵聘至京有
旨次日早文華殿引見康齋預擬數事將口陳夜宿於朝房掛其巾於壁熟寐因起遲倉皇戴其巾以入及見　上詢問再三與弼俛首不能對叩頭而已令左右送出左順門朝士謂曰此正敷陳時

也何以不言與粥皺眉乃去巾觀之有二三大蝎子嚙其頂腫痛不可忍又彭閣老時以狀元及第次日該上表謝恩演習已熟因先夜勞倦次早在直房睡熟忽聞鍾響趨走不及鴻臚寺糾奏狀元謝恩不到奉旨追究幾危賴李閣老諸公救之乃免此二事與張顏相類噫徽君之奏對狀元之面恩皆尋常事也乃至於此古謂天威不違咫尺信矣

近一給事中建言處置軍國事一欵京城士人多好着馬尾襯裙營操官馬因此被人偷拔騌尾落膘

不無有誤軍國大計乞要禁革又一給事中上疏
爲急救社稷事曰見今北虜欵塞社稷危甚急招
人納粟以救社稷如此二疏可謂之通達治體者
乎一時騰笑於人多矣嘗聞識者謂考選科道須
要察其文行不可只拘人物京師謠云選科全不
在文章但要鬚鬍與胖長更有一般堪笑處衣裳
漿得綫揪揪蓋所由來漸矣
甲子科國子官建議欲令京官出主考各省鄉試惟
浙江聘楊月湖廣山東聘王陽明守仁時楊爲南
光祿以終養王爲主事以養病俱在告聞聘皆欣

然經術者亦爲稱得人然亦不免南臺論劾予嘗
謂校文得士有古爲難唐惟稱陸敬輿得韓子宋
惟稱歐陽公得二蘇此外若呂東萊之知陸子靜
王臨川之知文山亦絕無而僅有者我 朝如胡
頤菴之知南陽姚文敏之知一峯亦爲罕見又聞
周宗伯洪謨初中解元以士試場時考官彭韶江西
大批云七篇之多不刻五經之純剛果知名於時
又憶宋末太常蕭逵主考鑑於落卷中拔真西山
不知二公亦有是否哉

治世餘聞下篇卷之四

芷沅箸陂

本朝狀元惟錢與謙無足取延世如羅一峯尚矣前此若商文毅輅彭文憲時亦有可觀若曾公棨費公宏之才劉公儼任公亨泰之介張公顯宗許公觀之節皆無忝大科其他則碌碌無述焉若彭公教則奪於壽曾公彥則限於年矣

南京守備太監劉瑯自陝西河南鎮守至𠉀貪婪益甚貲積既厚於私第建玉皇閣延方外以講燒

火有術士知其信神異也每事稱帝命以動之饕其財無算聊有玉縧環值價百鎰術士紿令獻於玉皇因遂竊之而出或爲詩笑曰堆金積玉已如山又向仙門學煉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元不繫縧環

李閣老西涯子兆先幼頴敏絕人爲文下筆立就每利場入試輒病久不中至是卒年未三十西涯公哭之慟自爲墓志人甚哀之士夫傳云昔公之父名淳金吾衛軍餘微時爲渡子日嘗見一婦人早渡午歸迨晚復渡如此者幾月李一日詰其婦

日有夫繫獄日往給其飲食又復歸贍翁姑耳所以不憚勞苦李聞其言甚憫之遂起扶首早晚任其渡他一日叟見李告曰聞汝素有善念必獲善報汝有親骨未埋吾當爲擇吉地瘞之後當有發因與擇一山指曰有白狐臥處卽佳壤也汝可潛舁親骨埋其中李一夕往彼果見白狐稔眠不起李恐天明人知因折樹枝有聲狐驚聳身三立而去遂卽其穴埋之明日叟來詢葬事李告以故叟曰俟狐自起乃爲妙爾今驚去當中衰汝子當不失爲三公今其言果驗公竟至無嗣

兆先文名甚高然遊俠無度以是致病公一日過其
書館中書其几云今日柳陌明日花街梵膏繼晷
乃才秀才兆先歸見之亦過公齋書案云今日黃
風明日黑風變理陰陽相公相公傳之以爲笑談
然予聞之成化中眉州萬閣老亦題其子㪽書館
翼亦答之同前豈兆先有所聞或亦偶然同之乎
左都御史戴公珊當考察時吏部只欲憑巡按御史
考語黜退公不從吏部曰如是我不擔怨公不然
私謂張考功志淳曰果欲如此吾與子先將御史
考覈從其賢者有斯可不可如費堂上一槩從之由

是果有所得公可謂至公無私者矣予聞之張南園云

宗仁洪鍾生四歲隨父朝京以訓導考滿之京舟中朝京與客奕鍾在旁諦觀久之悟其行勢爲父行變累勝客局比至臨清見牌坊大字題額則爲父索筆書之遂得字體至京師即設肆鬻字京師號爲神童　憲宗聞之召見命書即地連書數十字又命書聖壽無疆鍾握筆久之不動　上曰汝容有不識者乎鍾叩頭曰臣非不識字第爲此字不敢於地上書耳　上嘉其言即命內侍舁几復以

蹋鐙立其上書之鍾一揮而就　上喜命翰林給
廩讀書其父陞國子助教以便其子弘治庚戌年
十八登進士第授中書至是不幸嬰疾未三十而
卒、
蕭山何孝子競其父舜賓原任南道御史以事謫戍
廣西後遇宥回籍頗事武斷當塗鄒魯以御史謫
官縣丞陞任知蕭山恃勢妄爲自號蕭然逐客又
改牧愛堂爲寄豸堂時常仍服豸繡舜賓譏之成
仇魯欲戕害乃與二三吏卒謀作廣西移文勾取
遂差强徒十數人押舜賓起解仍搜捕其子妣賔

之獄及押舜賓行至江西其吏卒受魯密囑百般若楚之至夜候舜賓睡熟乃用沙袋掩口身死其人還報魯受賞競逃匿日夜思報父冤一日聞魯已陞山西僉事伺其日出接憑瞻結親鄰伏於道左將魯拖扯下轎用石灰擦瞎雙眼用船裝至浙江臬司當將競監候上其事法司題奉 欽依差給事中李舉刑部郎中李時往勘其事擬魯解去人服食因而致死爲首絞罪係篤疾奏 請何競歐本管五品以上官照例發口外爲民士論不平競復具奏再差大理寺正曹廉勘問乃擬魯謀殺

人造意斬罪餘俱爲從者絞何競爲親報仇情有可矜奏 聞可之輿論稱快遂稱競爲孝子云

近來士夫多信地理程篁墩學士代謝于朝詿雪心賦林見素都憲偕謝評事廷柱偏游閩中則自朱晦菴已深信之蓋其天分之高又與胡五峯蔡西山陳北溪諸賢相與講明益精其說事多奇中相傳其墓下有讖書曰某橋水漂子孫入朝景泰癸酉歲 上問朱子有功聖門子孫世祿否禮部奏云未蒙恩典詔錄其嫡長子孫一人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求奉祀事其裔孫某入朝之日墓前水

發橋爲之傾、

工部吳主事某湖州人家素饒號呂山吳家初中進士欲壽其父緘幣求於西涯公時公爲學士鄙其爲人不許吳問其友人曰今朝中爵位極大者爲誰友人云英國公太師左柱國也吳乃以幣求英公英不知來意遂受其幣令門館作詩與之吳得詩誇耀於人云說甚麽李學士英國當朝第一人乃爲我做詩人皆掩口而笑後因考察調外將歸乃以其父好騎驢且年老爲構壽材一副買驢一頭到家之日適其父初度開宴集賓朋爲樂聞其

子至甚喜客曰公子遠來必有奇物爲壽詢其子乃曰壽器一副驢一頭衆皆失色其父亦悒怏數日其呆如此

王編脩瓚一日自司禮監教書出謂一二同年曰今早在左順門見紅氊衫裹一婦人不見其面只見二小足有人隨去見二内使押送赴浣衣局守者俱起立迎入待之異常不知其由後數日乃聞衆送數人至西曹問罪内鄭旺招係壩上人有女名某先年選入掖庭近聞生有　皇子見在　太后宫内依住旺每歲來西華門内臣劉林探問但有

新時隨麥瓜菓卽托林送入與本宮使女黃女兒說知遞進悉回有衣服針線等物旺回家誇耀鄉人稱爲鄭皇親京城內外人爭趨赴已二三年矣近被緝事衙門以妖言訪獲說者以爲有所受也後內批劉林使依律決了黃女兒送浣衣局鄭某已發落了鄭旺且監着時論以爲　旨意發落意自可見若果妖言旺乃罪魁不卽加刑又鄭氏止云已發落了尤爲可疑其卷案在刑部福建司人多錄出以爲或有所待後乙丑五月大赦悶司寇卽將旺放出該司執言事大須　請問以爲　詔

書不載者即宜釋放蓋亦意有在云
湖州人以養蠶爲生然蠶神甚異弘治中太倉孫廷愼行販安吉往來皂林見巡司獲盜三人其人是彼處大族伍氏家丁也蓋其家每歲畜蠶因蠶多桑薄飼之不繼乃棄蠶十餘筐瘞之土窖中三人仍駕船往市桑葉不得舟還途次忽一大鯉躍入舟中約重數斤三人喜其罕得載歸饋主舟經皂林巡司異其小船而用兩櫓急駕疑之遂追捕至檢其外見頭倉有人腿一三人自相驚駭巡司即縛解浙江按察司拷掠甚至詰其身屍所在三人

不勝煅煉訴辨得魚之故變易之端主司不信三人者不得已而認之云殺人身屍見埋在家隙地内主司卽命吏卒人等押至其家妄指一地發之正是瘞蠶之處蠶皆不見惟見一死屍身軀完全乃少一腿事之符合併家主俱抵罪此事江南人盛傳其事到京皆其家害蠶命數多有此寃報然司刑者不可不審也

趙烈女

乙丑松江劉知府琬上疏旌表一節婦乃華亭張尚書劉少子未婚之婦也少子某事遊蕩與娼狎被驚得心疾遂不起其某原聘京衛趙指揮某女没時

張爲御史居憂于家卽具書慰報於趙令其別議
趙得訃報其女女曰千里之音眞僞未可知縱有
凶訃而此身已生死係於張氏矣趙夫婦素知其
女至信雖有媒妁來議然不敢許踰年公服闋之
京趙往探之且告以女之言公感其女備儀令
夫人往慰之女但唯唯越數日女告其母曰彼旣
來慰我則盡禮母親可率見往展謝之雖未及覲
夫儀容得拜翁姑亦名分中事父母是其言卽具
禮母子偕往女留張舍卒不肯歸曰旣已身許張
氏夫死命也决無他議留此以事舅姑盡婦之道

謂母但歸毋不咈其言如其志女時年十八張與
夫人別設一室令夫人與俱旣而足不外履慈惠
婉順張夫人亦嘗論其可嫁之意女曰有死而已
是夕自縊幾絕賴救免自是絕不敢道四方士夫
多爲文以紀之近時戲文盛傳商三元輅事頗類
此然彼是虛誣而此則實事也因記于此以風世
西曹有一對云一雙狀元子兩箇探花郎是雖資謔
然亦奇事益王事有張恩王守仁其父尚書則學
士華皆狀元也又有劉鳳儀李璘其子內翰廷相
內翰龍皆探花也又一對會錄分南北宋家別姸

娩盎壬戌進士有兩魯鐸一米家一湖廣人一求平人一貌美一不揚故云又丙辰進士有孟春李春夏鼎周鼎西涯閣老嘗即席命對孟春李春惟少仲已而即應聲云夏商周鼎獨無商皆天然奇句也

乙丑賜崑山顧鼎臣爲狀元尹閣老直家居謂人曰此名未善蓋臣字與成字同音鼎成龍駕名犯嫌諱至五月果然人謂尹之言亦有自也蓋景泰辛未狀元乃柯潛時人云柯與哥同字未幾 英廟還自北退居南宮固哥潛之讖又天順癸未春御

史焦顯監試有火災時人語曰御史原姓焦科場被火燒叢末亦有不因南省火安得狀元焦之語當時或未之避然亦偶湊合耳初顯之父徇得一夢云鼎臣爲狀元初欲以此名其孫濟未果乃命其少子即鼎臣也果然